

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及其争议

王奇琦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研究,着重探讨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等基本问题。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道德知识的性质以及道德知识的确证,是道德知识论的核心问题。道德知识论在当代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之所以长期未受重视,与人们对道德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解过于狭隘有关。从更为广义的知识论视角来理解道德知识,有助于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并解决或消解关于道德知识的性质和确证的诸多争议。重视道德知识论研究,既能够为道德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又能够为知识论在其分支领域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道德知识论; 元伦理学; 知识论; 道德知识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8)02-0158-07

道德知识论(moral epistemology)研究道德知识的相关议题,是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交叉领域。对于什么是道德知识论,有学者认为“大体上指的是我们是否、以及如何知道正当与否。”^[1]有的认为“知道怎么做——如何正确地反思和行动,也知道是什么——知道不公正错误的、勇气是可贵的、关心他人是应当的。”^[2]有人指出“关注的是伦理学中知识与确证的可能性。”^[3]有的认为“道德知识论是元伦理学的另一领域,关注道德陈述和信念是否得以确证或知道,以及何时、如何使得道德陈述和信念得以确证或知道。”^[4]从以上论述可见,道德知识论讨论的是人们是否知道以及如何知道道德相关的内容。

在道德哲学研究中,道德知识论长期不受重视,原因之一是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回应不够有力。一方面,元伦理学学者往往从道德本体论或道德语义学开始讨论道德,道德知识论被视作其中的附加品捆绑销售,难以独自面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质疑;另一方面,道德知识论的议题尽管与一般知识论类似,但其研究专注于道德领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而难以借助知识论资源直接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然而,如果没有道德知识论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就无法深入和有效地谈论元伦理学;如果没有道德知识论对道德知识的探究,当代知识论的研究也会失色不少。因此,如果要更深入地探讨道德问题,更全面地发展当代知识论,就有必要考察道德知识论。本文是对道德知识论核心议题的梳理和总结,这一工作有助于描绘道德知识论的理论地图,为元伦理学理论提供知识论基础,为知识论分支领域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元伦理学与道德知识论

伦理学是对人类道德生活的哲学反思,其中,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讨论判断是非对错

收稿日期:2017-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14ZDB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道德知识论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20720171090)

作者简介:王奇琦,女,湖南益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哲学博士。

的标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论是义务论和后果论。例如,人们可能会说“撒谎是错误的”;也可能否认这一点,认为“出于好的动机撒谎是可以接受的”,这些命题涉及具体的道德准则。不同于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meta-ethics)并不试图判断“撒谎是否错误”,而是关心如何恰当地理解像“撒谎是错误的”这样的道德陈述,以及背后对应的事实等。元伦理学并不比较不同道德理论的优劣,也不直接提倡某种具体的美德,而是探究道德陈述和道德判断的性质,以及所涉及的本体论、语义学和知识论的相关问题。

元伦理学关注道德语义学(moral linguistics)议题。20世纪初期,元伦理学奠基者摩尔(G. E. Moore)等人提出和分析了“善”“恶”“正当”与“错误”等基本的道德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元伦理学发展出道德认知主义(moral cognitivism)与道德非认知主义(moral non-cognitivism)等理论,后者成为主流学说。道德非认知主义主要有情感主义(emotivism)、普遍规定论(universal prescriptivism)等,主张道德语句所蕴含的是赞许、反对等态度,或者只是所认同的价值,而非具有真值的命题。例如,在艾耶尔看来,“撒谎是错误的”这一命题并非事实性的陈述,而只是对撒谎的厌恶和反对。如果另一个人持有相反态度,那么他俩只是道德情感不同,没必要追究孰是孰非。^[5]相反,道德认知主义者认为,评价性的道德语句表达命题,它们存在真假,或者说它们可以为真或为假。

进入20世纪下半叶,道德语义学背后涉及的道德事实得到了更多关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客观事实,但道德领域是否存在事实呢?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具体地,“杀人犯十恶不赦”描述的到底是什么?是像颜色、体积这样的自然事实,还是一种独特的不同于自然属性的事实?一种观点认为,道德陈述描述的都是某种自然的存在和属性,类似于自然事实,这种观点被称为道德自然主义(moral naturalism)。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命题描述的是一种非自然的事实,不处于时空之中、不受因果律支配,这种观点被称为道德非自然主义(moral non-naturalism)。不同于道德实在论,道德反实在论(moral anti-realism)否认道德事实的存在,承认道德陈述不能为真,上述提到的非认知主义就持有道德反实在论立场。

道德知识论与道德实在论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道德知识论考察道德知识的相关议题,例如,对自然事实的科学考察属于自然科学知识,那么对道德的考察是否属于道德知识呢?如果是,与科学知识相同吗?我们怎么来获得这些道德知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往往需要考虑道德本体论和道德语义学,是否承认道德事实存在,道德语言能否被认知,将影响到道德知识的可能性。非认知主义者主张道德判断表达的只是态度、情绪或者期望的规则,而这些都是判断者的主观状态,并不涉及道德知识问题。道德属性存在本身是一个需要解释的本体论前设,只有首先承认道德事实的存在,才可能考察道德知识。

迄今为止,道德知识论在元伦理学中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长期不受重视。这其实不难理解,在当代元伦理学众多议题和学派中,只有道德实在论与道德知识论具有某种内在关联,非认知主义似乎完全不涉及道德认知问题,认知主义阵营也有一些学派否认道德知识,如下文将要提到的错误论(error theory)。除此之外,相较于一般知识论,道德知识论所遭遇的怀疑论挑战显得更为严峻和多样。以至于相当多的哲学家倾向于接受道德知识不存在,或道德知识不可能获得。这些原因造成对道德知识论研究的关注程度不高。例如在一本被广泛采用的元伦理学教材《伦理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Ethics*)中,关于道德知识论的篇幅只有区区几页;在广泛收录当代英文哲学文献的数据库PhilPapers中,道德知识论的相关文章不及道德本体论的一半。^[6]因此,回应道德知识论一直以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对于发展道德知识论而言,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道德知识的怀疑论

对道德陈述可知性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道德知识的否定。例如,基于道德语义的怀疑论认

为,没有任何道德信念是真的或假的;基于道德实在的怀疑论认为,不存在独立于客观的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基于道德确证的怀疑论认为,没有任何道德信念能够得到确证。这些怀疑论对道德知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一,基于道德判断性质的怀疑。道德判断描述的究竟是什么?道德非认知主义认为,尽管包含了某种事实的成分,但道德判断并不具有事实意义,因而不是认知性的。在艾耶尔看来,如果道德判断描述的是自然事实,那么道德判断与事实之间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情况并非如此,断定一个普遍赞成的善行不好并不会陷入自相矛盾,表明道德判断描述的并非自然事实;另一方面,如果道德判断描述的不属于自然事实,而是一种独特的事实,那么要认识这种独特的道德事实,还必须具备独特的认知能力,但我们感知不到这种独特的认知能力。^[7]因此,道德判断并非命题,不具有真值。一般认为真之条件是构成知识的必要因素之一,如果道德判断不是在表达命题,无所谓真假,也就谈不上是知识。弗雷格-吉奇难题(the Frege-Geach problem)是对非认知主义提出的严重质疑。人们时常遇到这样的表达,例如,对于条件句“如果撒谎是错误的,那么教你的孩子撒谎也是错误的”,条件部分通常有真假,作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因而也被认为是有真假的,这与非认知主义否认道德判断有真假相矛盾。^[8]非认知主义与认知主义的论争是当代元伦理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二者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但是要彻底解决二者的根本差异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道德知识而言,二者共享的前提是知识必须符合命题形式。

第二,基于道德事实的怀疑。这一怀疑来自错误论。麦凯(John. L. Mackie)最早提出错误论,道德陈述确实是道德信念,但是由于道德信念使我们误以为存在道德事实,我们陷入一种根本性的错误,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假的。^[9]这是因为,假如道德事实存在,那么必须为行动提供理由,这样一来道德事实就需要承载一种与道德动机和理由联系的规范性力量。但在麦凯看来,宇宙之间的实体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规范性。因此,这样的事实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怪异的。错误论的反对者指责其无法避免消极的和条件的道德事实。错误论否认“堕胎拥有错误的道德品质这一事实”,但是这一否定蕴含了“堕胎不是错误的”的真值,这样错误论似乎承认消极的道德事实。这一问题涉及的是道德规范性,道德属性通常具有规范性,但是规范性如何从自然主义中发展出来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困难,道德知识同时要解决规范性问题。

第三,基于道德分歧的怀疑。不同社会间甚至同一社会内部广泛存在的道德分歧,似乎表明道德判断并不存在客观为真的标准,我们无法获得客观的道德知识。^[10]如何解释道德分歧呢?在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看来,这种分歧本身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据不同道德标准所做出的道德判断可以同等正确,缺乏决定优劣的客观标准,道德判断是相对的,因而不存在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知识。例如,对于“塔利班认为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这一现象,相对主义者会说“这事对塔利班而言是真的”,如果反对塔利班,相对主义者则会说,“这仅仅是另一种态度,但并没有表明塔利班是错的”。在相对主义的眼中,由于缺乏客观的道德真理,道德判断是偶然的,缺乏真实性。^[11]道德分歧的长久存在,似乎对道德知识的可能性构成威胁,如何正确理解道德分歧,也是道德知识论面临的难题。

第四,基于道德操控的怀疑。缸中之脑是讨论当代怀疑论的典型情境。一个科学家通过超级电脑可以让缸中之脑相信任何命题,尽管这些命题都是假的。类似地,一个强权或者某种文化完全能够通过灌输、诱导和“洗脑”来使得人们相信各种道德原则,并认为自己掌握了道德真理或道德知识。^[12]但是,正如缸中之脑无法分辨自己是否缸中之脑,人们也不清楚是否某种道德灌输的牺牲品。所以,就像缸中之脑自认为自己有知识,但事实上完全没有知识;人们也可能自认为有道德知识,但事实上却不具有任何道德知识。

第五,基于道德确定性的怀疑。这种观点被称为皮浪派(Pyrrhonism)的道德知识怀疑论,他们不相信任何道德信念为真,怀疑任何人拥有道德知识;也否定这一观点的相反面,即没有人拥有道

德知识。皮浪派仍然相信一些道德信念,但是他们不阐述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是否得到确证或被知道。^[13]对皮浪派的反驳也较为困难,因为他们并不采纳任何一种关于是否拥有道德知识的立场。

总之,多方面的争议对道德知识构成挑战,这些争议的前提建立在一般原则之上,有一定的合理性。种种困难导致应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策略还不够有力和全面,道德知识论的研究只是一个很小的分支。因此,如何有力地回应道德知识怀疑论的诸多挑战,是道德知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三、道德知识的性质

道德知识的性质关系到如何理解道德知识,这一问题构成了道德知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围绕道德知识性质展开的几种主要论战如下:

一是技能知识与命题知识之争。通常情况下,当提到知识的时候,人们心目中主要有两类知识:一类是技能知识(knowledge-how),如知道如何游泳;另一类是命题知识(knowledge-that),如确证地相信某些陈述为真。古希腊哲学家主要将道德知识视作技能知识,在古希腊哲学里,专家技能的主要特征就是能够解释何以如此以及为何如此,优秀的工匠知道如何造房屋,类似地,具有美德的人知道在道德情景中如此行动。例如,勇敢的步兵在战场中骁勇杀敌,我们就可以认为步兵具有关于勇敢的知识。^[14]当代许多学者不同于此,他们不再关注道德知识的实践性,而是转而关注道德命题。

二是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之争。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但在道德领域,道德知识能否被自然化存在巨大争议。自然主义者认为,道德事实能够还原为自然事实,即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事实。^[15]因此,道德知识类似于自然科学知识。这一观点面临自然主义谬误的挑战,重构如下:^[16]

- (1) 如果道德属性是自然化的,那么道德属性是描述性的;
- (2) 道德属性是规范的而非描述的,我们不能从事实性描述中推出道德判断;
- (3) 因此,所有对伦理学自然化的尝试都是错误的。

非自然主义者认为,道德知识并不属于自然知识,道德知识包含非经验性的、独立于观察的成分,类似于数学知识,需要依靠理性来发现。^[17]道德知识能否自然化也是近期热点之一,这一争议同时受到知识论中奎因传统的影响。

三是天赋论与环境论之争。道德天赋论者认为,人们与生俱来就知道某些基础的道德原则,这些道德知识是天赋的。^[18]实验发现,一岁儿童在观看了玩偶视频后能够辨别出“好的”“坏的”角色,并且做出相应动作帮助玩偶。^[19]就像人们的语言知识一样,儿童能从父母、教师以及同龄人有限的指导下,掌握道德知识。环境论者则认为,道德知识是后天习得的,受到了社会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因为道德分歧随处可见,并且可能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变迁。^[20]随着道德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争议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四是理性论与经验论之争。知识论中理性论与经验论之争由来已久,道德知识论也是如此。道德理性论者主张,存在一系列的道德知识独立于经验,这些经验类似于数学知识,是反思性的、非经验的、概念性的,我们借助于非推论的信念而获得。^[21]经验论者认为所有的道德知识依赖于道德经验,这些经验建立在移情或同情等道德情感基础之上,属于日常感知能力的二阶感知,能够帮助人们感知正确或错误。^[22]对精神病人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些病人的确不具备同情或移情心。理性论者借此对经验论者构成挑战,这一争论至今悬而未决。

从以上研究来看,学者们的争议主要围绕实践知识与命题知识、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天赋论与环境论、理性论与经验论来展开。由于受到实证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呈现出自然化倾向,却忽视了古希腊传统的实践指向。或许正是局限在命题知识范畴之内,才会导致道德知识性质的讨论

过于狭隘,也才使得道德怀疑论有可乘之机。

四、道德知识的确证

确证问题是当代知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23]确证问题的焦点在于,知识的确证性来自何方?类似地,如果承认道德知识可知,无论道德事实以何种形式呈现,都需要回答道德知识的的确证。道德知识论的确证理论大多源自知识论理论,包括道德基础主义、道德融贯主义、道德可靠主义、道德语境主义等,这些理论虽然并非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直接回应,但都试图从积极的角度为道德知识辩护。

基础主义者如笛卡尔等人认为一些基础信念如心理状态、感知经验等是不容怀疑的(indubitable),因此拥有知识的唯一方式是人们能够意识到某些不容怀疑的信念。道德基础主义的观点也是类似,认为道德知识建立在某些基础的道德信念之上,其主要代表学说是直觉主义。直觉主义的知识论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承认人类信念体系中包含自明的道德信念;第二,自明的道德信念是先天可认识的;第三,这些自明的道德信念能够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证基础。^[24]对直觉主义者而言,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自明的道德信念,即那些不需要其他证据支持、自我明证的信念。直觉主义者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道德分歧随处可见,自明的道德信念需要衡量的准绳。

融贯主义否认存在基础信念,认为一切信念构成了一张网,其中的每个信念都具有相同的认知地位。道德知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融贯主义是反思平衡理论,这一理论来自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罗尔斯(John Rawls)。反思平衡是一种确证的程序,通过不断调整道德判断与道德原则并达到一致的过程。首先,在相应的道德领域(如正义领域)做出一些相关判断;其次,在深思熟虑的判断基础之上形成相应的道德原则,以使这些原则合理地解释道德判断。由于形成的道德原则很有可能与最初的判断产生分歧,这样就要在两头进行反复调整,要么调整判断使之符合原则,要么调整原则使之符合判断,来回往复从而达到融贯一致。^[25]对反思平衡的批判是,如何借助反思平衡来保证道德真理。^[26]

道德语境主义者认为,道德知识的的确证有赖于语境。道德信念的认知责任与语境紧密相关,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在特定的道德情景中,人们理所当然地形成一些道德条令,并且承担相应的认知责任,这些条令在道德信念中构成语境基础。^[27]当然,尽管受到语境的影响,从信念中获得确证的程度仍然取决于信念的真值,纳粹灭绝人性的信念就无法获得知识确证。其困难在于,语境的概念较为含糊,不同语境中是否存在共同的道德知识有待商榷。

在道德可靠主义者看来,道德知识就像关于货币的知识,人们并不需要拥有非常艰深的金融学知识,就知道如何使用货币;也不需要非常清楚道德知识如何得到确证,就知道运用道德知识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重要的并非如何确证道德知识,而是考察可靠的道德认知能力。可靠的道德认知能力可以被归纳为三个构成要素:(1)对道德相关情境敏感的可靠倾向;(2)从道德情境中得出道德结论的可靠倾向;(3)根据道德结论产生道德动机的可靠倾向。^[28]无需理解三种倾向与道德真理的联系,而只需根据三种倾向产生可靠的真信念,就能使得道德信念获得确证。道德可靠主义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定义什么是真,一般知识的真假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检验,但道德判断如何为真的争议较大。

以上知识论理论试图表明,我们能够确证地相信某些道德信念,从而拥有道德知识。这些理论虽然都试图为道德知识辩护,但对道德知识或道德判断的特殊性考虑得不够充分。例如,对道德判断真假值的检验就比一般信念困难得多,分歧也更大。

五、结语

当试图按照知识论的逻辑分析道德知识时,必然触碰到更深层次的元伦理学论争。来自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的种种怀疑论挑战导致道德知识论的回应更为艰难,这也进一步导致了道德知识论长期受到忽视或轻视。对道德知识核心议题的考察发现,道德知识性质的当代讨论聚焦于命题知识基础之上,忽视了道德知识的实践性;而道德知识确证的众多理论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要破解道德知识怀疑论的迷思,笔者倾向于发展一种更为“厚实的”道德知识论,更加细致地分析道德本体论和道德语义学中的知识特征,从而将元伦理学奠基于道德知识论之上。例如,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或陈述时,首先要考虑当事人的行动意图和能力,表明知识归属先行于道德判断。另外,科学知识是认识和理解物质世界的线索,而不是相反;道德知识也许是认识和理解道德事实的线索。道德知识论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能仅仅当成不受重视的附加品。

对道德知识论的考察,既有利于元伦理学的发展,又有利于知识论的丰富。一方面,如果不去思考道德知识是否可能,不去面对道德知识怀疑论的挑战,将无法确定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理论的。只有真正把握了道德知识内在的认知结构、确证程序等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道德本质,也才能用道德知识指导日常生活实践。从这一层面来看,道德知识论揭开了道德是否可知以及如何可知的神秘面纱。另一方面,将元伦理学领域的讨论延伸到知识论层面中去,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知识论。知识论关注所有的人类知识,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还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后者在多个层面不同于前者。对道德知识论的探讨,有益于进一步深化和把握后者,并且为相关领域如社会知识论、法律知识论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近期,道德知识论越来越受重视。例如,陈真教授将道德知识论列入元伦理学的主要议题,^[29]徐向东教授、张桔和曹剑波教授从不同的角度为道德知识辩护,^[30]2015年出版的《元伦理学:当代导论》指出好的元伦理学理论需要处理道德分歧、解释道德知识,^[31]2018年出版的《劳特里奇元伦理学手册》认为当代元伦理学应更多关注共享的道德主题、道德实践性和道德知识。^[32]这些研究预示着道德知识论有望成为元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的热点。

总之,道德知识论的争议不断,但这并不能抹杀道德知识论的重要性。如果能够阐明道德知识在理解和认识道德现象中所起的基础地位,那么发展一种更为“厚实的”道德知识论就并非不可能。这一方向的研究尽管艰难,但值得期待。

注释:

- [1] Walden K. Aaron Zimmerman, *Moral Epistem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10, p. 1.
- [2] [27]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and Mark Timmons, *Moral Knowledge?: New Readings in Moral Epistem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7, 293.
- [3] [21] Audi R. *Moral knowledge and ethical charac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 49.
- [4] [8] [12] [13] Sinnott-Armstrong, Walter, *Moral sk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 20, 78-80, 9.
- [5] [7] Ayer A J.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first Dover edition, p. 106, 103-106.
- [6] <https://philpapers.org/browse/meta-ethics>.
- [9] Mackie J. *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Penguin UK, 1977, pp. 30-42.
- [10] Bergmann, M & Kain P. *Challenges to moral and religious belief: disagreement and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5.
- [11] LaFollette H. *The Blackwell guide to ethical theory*, Cambridge: Blackwell, 2000, p. 41.
- [14] Annas Julia. "Moral Knowledge as Practical Knowledge",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2001, 18(2)
- [15] [16] 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92、39-58页。

- [17] Korsgaard C M , Cohen G A , O' Neill O.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p. 83.
- [18] P. Carruthers , S. Laurence & S. Stich (eds.) , *The Innate Mind , vol. III , Foundations and the Future*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67.
- [19] Bloom P. *Just Babies: The Origins of Good and Evil* , Crown Publishers , 2013 p. 20.
- [20] Sinnott-Armstrong , Walter (ed.) , *Moral Psychology , vol. I , The Evolution of Morality: Adaptation and Innateness* ,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2008 pp. 403-406.
- [22] Hume , 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 [1740] 2nd Ed. , ed. by L. A. Selby-Bigge , rev. by P. H. Nidditch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75 p. 135.
- [23] 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第24页。
- [24] 戴维·罗斯《正当与善》,菲利普·斯特拉顿-莱克编、林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第42-43页。
- [25]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16页。
- [26] Singer P. "Sidgwick and Reflective Equilibrium" *Monist* , 1974 58(3)
- [28] Campbell R. & Hunter. B(eds.) , *Moral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 2000 , pp. 55-58.
- [29] 陈真《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 [30] 徐向东《道德知识与伦理客观性》,《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2期;张桔、曹剑波《知觉的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 [31] van Roojen , Mark. *Metaethic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 Routledge 2015 p. 3.
- [32] McPherson Tristram & Plunkett David(eds.)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etaethics* , Routledge 2018 p. 3.

[责任编辑:蔡永明]

Ke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Moral Epistemology

WANG Qi-qi

(School of Marxism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361005 , Fujian)

Abstract: Moral epistemology is the study cross between meta-ethics and epistemology , which researches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knowledge , how we know right from wrong , and how we justify our moral beliefs and so on. The key issues in moral epistemology include skepticism and the nature and justification of moral epistemology. There lacks enough attention on moral epistemology neither in contemporary meta-ethics nor in epistemology , which is in part because of our narrow understanding. Thus , understanding moral epistemology from a broad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is the way to respond to skepticism and solve disputes on nature and justification of it. The focus on moral epistemology can provide epistemic support for moral theories ,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other areas of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Keywords: moral epistemology , meta-ethics , epistemology , moral knowledge